

我的祖父

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



张菱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我的祖父

——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

张菱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张菱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10

ISBN 7-5043-4324-2

I. 我... II. 张... III. 张松如—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917 号

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

作 者：	张 菱
责任编辑：	李亚明
封面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安华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17 (千) 字
印 张：	13.125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324-2/K·13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 爱（代序）

公 木

雷闪，
不能把光芒和声响，
永留在天空。

颤抖的星，
水样的月光，
甚至灼烁的太阳——
能够照穿乌黑的夜，
直到把黑夜消灭。

然而他们照不亮
人底心，这大海洋：
万年的波涛汹涌，
勇敢的海燕飞翔。
它吞没整个阴暗的古昔，
而驶向无限未来的远航。

什么
生命力最久常？
什么
光照得最深最强？

是你啊，
我心爱的诗。

你耸然起立——
从侮辱，
从剥削，
从反抗，
从斗争，
从人类历史底奔流里，
从自然宇宙底进化里……

你把一代底精神，
赋以活的呼吸，
吹向来世。

你拂去蒙蔽正义的尘土，
你使罪恶低头而战栗。
你比空气更轻灵，
你是前进的急先锋，
对每个新辟的领域，
你总是做向导。
你底伴随，

是创造的意志，
是真理底美。

假如有一天，
你把光耀隐逝，
一切过去将只剩一片空白，
而根本也就不会再有未来。

我把自己
投进你底光圈里，
我看见每个人头上
都照着同样的光圈。

只有那依靠上帝和血统骑人颈上的人，
只有那借助手枪和说谎骗取荣利的人，
只有那仰仗主子威风专以鸣鞭为快的人，
只有那生就一副膝盖用来发抖或下跪的人，
只有他们，那些多余的人，
留在这荣耀而辉煌的光圈之外。

啊，你是什么，
我心爱的诗？

你是
神圣对邪恶战争的阵线；
你是
结合赤红的心与心的纽带。

我放开喉咙
为你歌唱光荣之歌。

我以感激的手，
带着胜利的确信，
抚摸你底周身。

我轻轻地低语，
用我底唇，
贴近你底耳根。

我有时也激动地狂吼，
暴跳着向着你，
像向着一位老朋友。

我向你哭，
向你笑，
向你吵嚷，
向你议论。

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
我却没有
像爱你这般深。

目 录

我爱(代序)	(1)
楔子	(1)
一 葡萄河边的葡萄粒儿	(6)
二 爷俩儿一起打群架	(12)
三 向孔夫子磕三个响头	(17)
四 十二岁的小新郎	(22)
五 少年脸儿红	(25)
六 来自高克谦的震撼	(28)
七 重重的一记耳光	(31)
八 《爱的三部曲》	(34)
九 开始使用起“布尔乔亚”	(38)
十 青春燃烧起来了	(41)
十一 鲁迅先生访问记	(44)
十二 “北平五讲”之第四讲	(51)
十三 那沓信藏在了房梁上面	(55)
十四 飞行集会之后	(58)
十五 冒充张岱年	(62)
十六 “办了一件顶亏心的事”	(66)

十七	经历了又一次逃亡	(71)
十八	弃儿记	(74)
十九	转战晋绥	(77)
二十	奔延安	(80)
二十一	“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	(83)
二十二	《军歌》的来历	(92)
二十三	他气冲冲地拔出枪	(96)
二十四	解放区最早的部队文艺刊物	(99)
二十五	鹰社和“蒺藜”	(105)
二十六	战斗的歌,尽情地唱	(110)
二十七	文艺室撤销建制	(117)
二十八	被抢救的滋味	(121)
二十九	与孙犁为邻	(126)
三十	十里盐湾	(130)
三十一	留下那条黑围巾	(136)
三十二	《东方红》是怎样红的	(140)
三十三	《东方红》词作者成了谜?	(146)
三十四	筹建东北大学	(153)
三十五	讲课的人	(158)
三十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	(163)
三十七	你是一个贼 你是一个强盗	(168)
三十八	寻找女儿白桦	(174)
三十九	和张如心校长的分歧	(181)
四十	为什么受处分	(186)
四十一	红火的鞍钢教育网	(195)
四十二	在中国文学讲习所	(202)
四十三	文讲所的悲喜家事	(208)

四十四	百家争鸣中的一鸣	(212)
四十五	不是批判	(216)
四十六	一根导火线	(220)
四十七	“肃”李又然的“反”	(230)
四十八	跟丁陈的有限接触	(236)
四十九	江上怀友	(239)
五 十	“指点”流沙河?	(244)
五十一	白纸黑字	(250)
五十二	座谈会上一幕戏	(261)
五十三	出了一头大汗	(264)
五十四	最后一位	(273)
五十五	自己剥衣	(280)
五十六	残渣余孽	(285)
五十七	足不出户,日行千里,磨道驴	(288)
五十八	积肥组组长	(297)
五十九	《英雄赞歌》有余波	(304)
六 十	在风暴中	(310)
六十一	半林之死	(315)
六十二	王老汉学哲学小组	(319)
六十三	研“老”记	(323)
六十四	衣襟还动老春风	(329)
六十五	吉林大学中文系 77 级	(331)
六十六	归队	(336)
六十七	解放自己	(341)
六十八	中国作家代表团秘书长	(345)
六十九	丁玲的十分之一朋友	(349)
七 十	《我投舒婷一票》及其他	(354)

七十一	诗情二度涨大江	(358)
七十二	父子相认	(362)
七十三	从陶罐到青铜器	(364)
七十四	和一位青年诗人的对话	(367)
七十五	故乡情	(375)
七十六	我的一篇散文	(377)
七十七	对一首诗的存疑	(381)
七十八	竹松有寿亦凋零	(385)
七十九	最后一吻	(391)
八十	哀悼	(394)
八十一	身后事	(396)
八十二	整理悲痛的心	(399)
跋		(407)

楔

子



当我决定用我的祖父创作的这首《我爱》来作为本书的代序的时候，我知道，这已经是第四次用这首诗来为一本书作序了。上海 50 年代出版社 1951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诗集《哈喽，胡子》，第一次用这首诗歌作序。

这首 1941 年 9 月 3 日写于延安桥儿沟窑洞中的诗歌，另一次被正式用作为一本书的序言，是 1957 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谈诗歌创作》。那本书在一年内连续三次再版，但随后就在《文艺报》上看到对这首《我爱》的严厉批判。那篇批评文章认为这首诗是“唯心主义”的作品。此后，这首诗就被当作毒草“锄”出了人们的视线。其间，沧桑变幻，白云苍狗，几度春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文牧、戚积广、张家愚等先生从尘封的旧杂志和三线书库中再次翻检出来，在当年出版的《公木诗选》中重新“出土”，并于 1990 年作为我祖父的自选诗集《我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代序。

我祖父生前很喜欢这首诗，多次在公开场合朗诵过这首诗，并在许多文章中加以引用。这首诗歌朴素直白，却也很有分量。著名足球教练米卢先生曾给中国留下一句名言：“态度

决定一切。”可以说这首《我爱》，就很集中地展示了我的祖父为人作诗的态度和信念。

深圳的诗人徐敬亚、王小妮夫妇曾专程到位于河北省辛集市的我的祖父的墓前拜祭。临别之时，徐敬亚先生用他潇洒的左手书法留下四个大字：“赤子之心。”的确，漫漫人生路，绵绵不老情，在近90年的人生道路上，我的祖父始终未改的，就是那颗拳拳的滚烫的赤子之心。他用这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祖国、爱人生、爱朋友、爱家人……

众所周知，我的祖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我仔细考察了一下，发现命运女神对国歌和军歌的四位词曲作者而言，不仅未曾青眼相加，反而似乎是过分严厉和无情了些。国歌的曲作者聂耳正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却在日本溺水而死；军歌的曲作者郑律成在“文革”期间坚决不肯留下一个音符，刚刚等到了人生的第二次“解放”，却又突染暴疾，英年而逝。田汉和我的祖父两位词作者虽然比两位作曲家的寿命长一些，人生的道路却也同样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国歌的词作者最后惨死在“文革”风暴之中，军歌的词作者虽然闯过了那么多风霜雨雪，成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幸存者，却也多次运交华盖，惨遭折磨。

关于我的祖父所遭逢的一些磨难的缘由，比如他当年为什么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现有的一些回忆文章来看，即使他的同代人，有的也弄不大清楚。而笔者作为一个隔代人，少了那种亲历历史的直接感和现场感，或许更增加了一些接近历史真实的难度。但正如俗话所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静积淀，也使我可以多角度地思考和关照历史事实，并可以在不受当事者个人看法的影响和左右的前提下，更冷静客观地了望时间彼岸的迷蒙风景。透过滚

滚的时代风烟，倾听着历史老人的颤抖心音，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准确更深切地把握我的祖父的思想脉搏，更大限度地去逼近那份客观真实的心灵律动。

光阴飞逝，果真如白驹过隙。时间把人带走，但岁月的风雨痕迹却不曾湮没。我的祖父在《真实万岁》一诗中说：“抹的黑不久长，贴的金粘不住。”的确，时间的铁帚是无情的，历史并不是一位人人都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尽管公木是我的祖父，这为我的采访和搜集资料提供了许多方便，但作为一位人物传记的作者，我首先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说真话。我想我的笔的任务之一，就是传达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洗去发腻的脂粉，也清洁那些发臭的污秽，不溢美，也不隐恶，通过一颗真实的心灵，去折射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只有在真实的记述中，后人才能充分感受到生命的熠熠光辉。

回望我的祖父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尽管多次受处分、“走背字”，但他一生中的一个最大的挫折，或许就是1958年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揪出”的最后一个“右派”。这一事件，本身就有着极其浓烈的黑色幽默色彩。维熙在他的《走向混沌》一书中，曾经描写过当年颇具戏剧性的一幕的情景：

（1957年）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离

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田稼是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调任北京市文联工作的。他可能不会想到，就在他原来工作过的文学讲习所，也发生了这样一幕喜剧性的悲剧，悲剧的主角从邓友梅换成了该所的最后任所长——我的祖父：当时身兼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我的祖父，刚刚在《文艺报》发表了对刘绍棠的长篇批判文章《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并且在1958年春夏之间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和翻译家孙用等人一起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访问（中间还短暂的访问了苏联），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结果。可是回国后刚下飞机，他自己就立刻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头上也意外而结结实实地被扣上了一顶又黑又沉的大帽子。

此时，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差点漏网的我的祖父在“补课”中成为作协机关的最后一尾“大鱼”。揪出了我的祖父之后，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也暂时划上一个沉重的句号。因为这些缘故，我的祖父在文讲所的老同事徐刚在接受电影《平原游击队》剧作者邢野的女儿邢小群采访时说：“公木是作家协会最后定的右派分子。”

对于我的祖父划右的理由，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就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只知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到最

后决定右派榜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何突出言行。”随后她做了一些大致的推测说：

“大概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被打进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我在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至今也搞不明白。”

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和涂光群的《中国三代作家纪实》提到我祖父划右的理由时，也表示很费解。戴煌的《九死一生》倒是有些简单的推测和描述。戴先生引述一位“老延安”的话说，是因为周扬先生听到了一些人在传说关于他在延安时期工作的一些“坏话”。周先生怀疑，当时一同在延安工作的我的祖父是这些“坏话”的来源之一……。《思痛录》、《九死一生》、《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三代作家纪实》都是很好的著作，但因为都不是专门介绍我的祖父的，所以在涉及到我祖父“划右”的部分细节和判断上，也就有些不大了然的地方。笔者因为工作之便，最近读到当年中国作协铅印下发的白皮书《张松如（公木）的言行》，以及我的祖父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作协所做的两次长篇检讨的打印稿，对我的祖父遭难的原因得以略窥端倪。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我想恳请读者先跟我一起去回溯我的祖父人生之河的遥远的源头。古人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河的源头的地方，虽然没有壮阔的波澜，也没有险恶的惊涛骇浪，却也是风云际会，气象万千……

一 葡萄河边的葡萄粒儿

在太行山东面的冀中大平原上，有一条葡萄蔓儿一样蜿蜒蜿蜒的滹沱河，当地的乡亲们都管它叫葡萄河。这条葡萄河“藤”儿长长，“蔓”儿弯弯，浩浩荡荡，蜿蜒东去。在下游南岸的一个小小的“枝蔓”上，有一个葡萄粒儿一样的极小极小的村庄，名唤孟家庄，归河北省辛集市管辖。这里处在深泽、安平、辛集三县（市）交界的地方，至今也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只靠村南口一丈来宽的一条乡间土路（20世纪90年代铺了一层柏油）连接村外的世界。因为辛集城南还有一个乡镇级的大村子也叫孟家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之后，这个仅有几百人的小村子就改名叫北孟家庄。1910年，我的祖父就降生在这个村子里。

村内百十来户人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个村虽然名叫孟家庄，却没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听说早已绝迹）。张姓李姓是村中的大姓，张姓住在村当中，李姓住在村东头，中间隔着一个大水坑。还有二三十家吴冯霍王赵等杂姓，错落散住在村北边和村西头。村的南北纵贯一条大道沟，沟西边住着十几户人家，称为西庄；沟东侧有一座娘娘庙，有三间北屋，是村民保甲议事和接待团丁税吏的地方。街